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七編 6

台灣古典詩 自然寫作研究

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

蔡清波·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刊

七 編

第 6 冊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
——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

蔡清波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蔡清波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2+15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編；第 6 冊)

ISBN 978-986-404-177-0 (精裝)

1. 臺灣詩 2. 詩評

733.08

103027818

ISBN-978-986-404-177-0



9 789864 041770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編 第六冊

ISBN：978-986-404-177-0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

作 者 蔡清波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0 冊 (精裝) 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
——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

蔡清波 著

作者簡介

蔡清波；1953 年生

性別：男

屏東師專、高雄師大國文系、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班畢業

曾任：

1. 國小、國中教師、主任、組長。2. 高職圖書館主任、總務主任、教務主任。3. 高雄市立中山、楠梓高中校長。4. 財團法人翰林文教基金會執行長。5. 中華民國社會教育協會理事長。

現任：

高雄市普門中學校長、高雄市兒童文學寫作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高中體總副會長、亞洲兒童文學共同副會長

主要成書著作：

1. 我愛兒童詩（一）（二）（三）／1982 愛智圖書。2. 神童的故事 | 神童篇／1985 愛智圖書。3. 神童的故事 | 滑稽篇／1985 愛智圖書。4. 作文小博士／1986 愛智圖書。5. 創作謎語 110／1986 愛智圖書。6. 作文大辭典／1998 派色文化出版。7. 黃金溪的春天／1998 翰林出版。8. 謎天謎地謎故事／1998 富春文化出版。9. 國文語文能力百分百／2001 翰林出版。

榮譽事蹟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師鐸獎、木鐸獎、兒童文學柔蘭獎

提 要

明鄭時期到清朝時期，台灣古典詩經過詩家的經營，留下無數璀璨的篇章，歷經三百多年來，朝代的更迭，戰亂的洗禮，尚能保存多數的詩篇。有些遺逸者，有心之士，又能從海外蒐羅備置，誠為天佑吾土，彰顯台灣古典詩，滋潤故土之功。台灣古典詩發展，其題材朝向新鮮、冒險、創意。其內容以自然寫作為載體，發展出台灣古典詩中最具特色部份，有精繪的物產詩、冒險的海洋詩、美感的八景詩，地震、風災、水患的天然災害詩、地理風土民俗的竹枝詞，有如博物誌將自然寫作和盤托出，共同認同這塊土地，共詠自然篇章。

台灣古典詩在共同為這塊土地耕耘中，記錄著這份歷史，有著「史詩」的成份，也為台灣留下歷史的軌跡，承受景物變化的感傷，天然災害詩的驚悚警惕。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中也成為記錄台灣的實象，貼近歷史，成為三百年台灣最重要的資源。

研究自然寫作，獲得精彩的發現：

- 一、自然寫作紀錄台灣的滄桑
- 二、詳加考察台灣動植物，記載最為詳實的自然詩寫作
- 三、渡海詩、海象詩中充分提供紀錄海洋的自然寫作
- 四、風災、水患、地震詩中，忠實記載自然災害
- 五、八景詩中呈現自然秀麗的風貌為詩人最佳代言
- 六、竹枝詞中描繪民俗、風土的自然情懷
- 七、自然風物成為黍離緬懷故國篇章

台灣古典詩中自然寫作，常「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豐富的景象，隨著四季變動，台灣的政局，也常變動不安，詩家置身其中，關懷國事，藉物詠託，世事紛擾中不減其吟詠情趣。台灣古典詩風，實事求是，藉物託志，熱愛斯土，雖偏海角一隅，擁自然奇葩，特以台灣古典詩之自然研究，探其面貌，以存其真。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 「自然」的定義及歷代自然詩寫作	2
第三節 台灣古典詩的定義及研究範圍	8
第四節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釋義	8
第五節 台灣古典詩中自然寫作的特質	10
第二章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形成因素	27
第一節 自然因素	29
第二節 社會因素	43
第三章 台灣古典詩動植物詩的自然寫作	75
第一節 詠物詩中動物的自然寫作	77
第二節 詠物詩中的植物自然寫作	86
第四章 台灣古典詩山川、海象詩寫作	93
第一節 山川的自然寫作	93
第二節 海象自然之寫作	104
第五章 台灣古典詩自然災害的寫作	107
第一節 地震的寫作	107
第二節 風災、水患的寫作	110
第三節 海吼詩的寫作	121
第六章 台灣八景詩自然寫作的張力	125
第一節 緣起	125
第二節 台灣八景詩的分析	125
第三節 八景詩的自然寫作	128
第四節 八景詩與現今景物之對照	134
第七章 結論	141
參考書目	14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自古以來為傳統文人所揭櫫的文學創作目標，詩文作品成為台灣文人創作傳統文學的主流地位。明朝永曆十四年（西元 1659 年）太僕卿沈光文先生欲由閩中移居泉州，途中忽遇颱風，飄流至台灣，寓居在羅漢門（高雄縣內門鄉）乃隨遇而安，設帳教授番徒，復濟行醫，著有《文開詩文集》，成為台灣文獻之始祖，後曾與宦遊宿儒季麒光等，結成「東吟社」為台灣詩社之始，連橫先生在《台灣通史》中云：

台灣三百年間，以文學鳴海上者，代不數睹，鄭氏之時，太僕寺卿沈光文始以詩鳴，一時避亂之士，眷懷故國，憑弔山河，抒寫唱酬，語多激楚，君子傷焉。〔註 1〕

台灣古典詩作品，無論眷懷故國，吟詠遣懷、描述自然、風土，均在引起讀者之共鳴。自永曆十九年陳永華先生建請鄭經於承天府設置孔廟，並設學校於明倫堂，重新開啓推廣教化，培育人才之規模，同時各社也設義學，聘請中土之教師，以教子弟，一時文風蔚起，於是宦遊台灣文士及本土人士均有所吟詠。因初入台灣，對台灣之颱風、地震、自然風景，寫作頗有可觀，正是吾人引用相關台灣古典詩中，自然寫作研究最佳的材料。

〔註 1〕連橫《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5，頁 69。

第二節 「自然」的定義及歷代自然詩寫作

「自然」的定義，從《老子》第廿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註2〕，道家思想崇尚自然。梁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註3〕

〈明詩篇〉又言：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註4〕

劉勰推論人文之源在於「自然」之道，更因「自然」而產生創作感物之活動，在「自然」意涵二種的表達中，「自然」為形上的哲學領域，自然的境界是人類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相對的意涵，是「自然」界中的自然物。由此我們的自然寫作，乃在文學的創作中以文學的本源論、創作論及批評論來建構，而所欲架構文學理論乃在用「自然」界中的自然物來加以評論。

「自然」一詞由先秦道家開始，老子的「道法自然」〔註5〕，又言：「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註6〕，莊子強調自然無為，〈應帝王篇〉中：「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註7〕，又〈德充符〉中：「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註8〕自然界中的自然物觀可遠溯自老莊的「自然觀」。

魏晉文論中側重的事物本性美中的「自然」，較偏向於宇宙規律中的「自然」，顯然與老莊所言的生命境界中的「自然」大不相同，本文言及台灣古典詩中的「自然寫作」中的自然，側重在詩人內在意志的心靈主體，因思想觀念常主導著人類的態度和行爲。於初民時期，生存倍受威脅，對大自然充滿畏懼與崇拜，對自然山川與動植物均帶有濃厚的權威性與神祕性，進而產生與宗教信仰的結合，更有強烈堅固的崇拜和敬畏。後來，隨著經驗不斷的累積，形成知識與智慧，長期的克服困難，使人類瞭解可以自我主宰，於是在大自然的籠罩及宗教的權威中走出，漸漸形成倫理道德的自我要求。人對自然的看法日漸有所改變，並能瞭解自然，融入自然，以為

〔註2〕 吳靜宇《老子義疏註》，高雄大眾書局，1979，頁238。

〔註3〕 劉勰《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頁1。

〔註4〕 同上註，頁65。

〔註5〕 吳靜宇《老子義疏註》，高雄大眾書局，1979，頁388。

〔註6〕 同上註，頁388。

〔註7〕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高雄復文書局，1979，頁294。

〔註8〕 同上註，頁221。

生命安頓的所在。

孔子在《論語》〈雍也篇〉：「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註9〕即開始將人之性情品德移注於山水之中。自然常成爲人世間，情意與道理的比附說明的資源。孔子所言：「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註10〕，彰顯不同的生命特質，將自然加以人格化，而很少人將「自己」自然化。因此「老莊思想中主張復歸自然，一方面以心靈來超越自由，另一方又居於山水自然中的至人、真人、神人來表示逍遙境界……」〔註11〕，自然山水成爲人民生命安頓之所在，自然更是人生的嚮往。由此藉山水以化鬱結，在這和逍遙自在中的悠閒的心情去欣賞自然，在體會自然之美，便進入人的心靈中，人開始把自然山水之美當作獨立完整的欣賞，更有藉景生情，傳達自然觀點，並對文學義理會通瞭解，尋出探索管道來窺探。

魏晉以前，人與自然界親近和諧之關係，是出自於人化力量，以人爲主而山水僅是人爲彰顯人的情思理念，尙未形成一種藝術之美的欣賞對象，更非人之心靈安頓的力量。魏晉之後也因玄學之盛行，爲超越世俗之羈絆，能夠自由自在發揮自己的看法及想法，藉由山水之自然生活的引介，使人寄託山水，能終年與山水爲伍，遠離人間，遊山玩水，飲酒作樂，呼嘯山林，此雖爲隱逸者，也在社會上隱然成風，蔚爲風氣。在逍遙自在中去欣賞山水自然的美，人們已將自然山水當作欣賞的對象。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註12〕

從「山巖競秀，萬壑爭流」中，欣賞山川之美感時，能夠感悟出那種自然界給予的靈秀之氣，激越的活力，從「競」與「爭」中，動態之力的呈現，具有和大自然至爲融入，由「若」字點出由主體之情意產生創意之活動，使文中有美意的境界呈現而出。

王羲之〈蘭亭集序〉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

〔註9〕《論語》〈雍也篇〉，四書纂疏，台北學海書局，1977年，頁210。

〔註10〕同上註。

〔註11〕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台北三民書局初版，1991頁67。

〔註12〕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108。

敘幽情。〔註13〕

以大自然中之「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實景中，探究生命中的欣欣向榮，而立「流觴曲水」中帶出自由流動，游觀無礙當中，「暢敘幽情」，點出內中胸臆懷抱的馳騁遨遊之樂。的確在東晉之時空，爭戰的紛亂，遁世避俗，尋求心靈的蔚藉中，「情隨事遷」，快意的滿足，美的觀照，像王羲之能享受到與自然和諧相遇的滿足，在那峻嶺、修竹、湍流中均是美的欣賞觀照之對象。

唐代自然觀中對於人與自然關係有明確的肯定，唐代大自然田園、山水詩的描寫曾成為唐詩的主流之一，其中又以王維、孟浩然之山水田園詩作最具代表。由於盛唐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優渥的物質環境，帶動朝野百官有「別業」進入山水、田園中的享樂。思想上受佛、道的影響，如政治有所挫折，就會退居田園，悠遊山水，形成趨向自然之心有「座觀萬象化」「日與道相親」〔註14〕，追求園林之生活，以蔚為當時之風尚，另欲走「終南捷徑」是當時流行之風氣，科舉與隱逸人士同為進入政治舞台的捷徑。如孟浩然前半生一直隱居家鄉：「救患釋紛，以立儀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註15〕，更曾到東漢隱士高士龐德公，隱居過的鹿門山隱居，如此做的目的，在於吟詠高潔情懷，製造聲望，吸引朝廷及地方官員的注意，以達到踏入仕途的捷徑。

同時唐代儒、釋、道三教自由發展，形成積極用世與消極避世的思想並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同時也導致了不少知識份子思想上無所羈絆，經視禮法，追求曠達之生活，或是逃避世俗頓入禪境，或尋仙訪道，徜徉山水，自然曠達的心境出現。王、孟繼承了陶詩的恬淡，對謝靈運等開創山水幽勝的詩境中，澄澹精致的風格，描寫眼前常境，攝取自然界的生機與意趣，情景交融中，把自然之美在唐詩中又推展到新的境界。

宋代詩重義理，有言理不言情之說，在情韻方面，有不如唐詩之處，而因宋代理學影響詩壇創作，避開典雅華麗的雕鏤，走向散文化的明白淺顯，各種議論的發揮成為宋詩的特色，在自然詩的寫作上較難形成詩風，但在西湖的林和靖處世，卻是個異數，當時梅妻鶴子的西湖盛景中，吟詠出那平淡自然的詩句，已成為自然佳構。

林和靖之〈雜興〉：

〔註13〕王羲之〈蘭亭集序〉，台北三民書局古文觀止，1989，頁361。

〔註14〕陳子南：南山家園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深獨坐思遠章成《十韻》卷84。

〔註15〕王士源〈孟浩然集序〉，頁13。

湖上山林盡不如，霜天時候屬園廬。
梯斜晚樹數红柿，筒直寒流得白魚，
石上琴尊苔野淨，籬陰雞犬竹叢疏，
一關兼是和雲掩，敢道門無卿相車。〔註16〕

字裏行間表現出自然樸實的生活及那「與世無爭品自高」的德行，林和靖那膾炙人口的〈梅花詩〉：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註17〕

詠物詩中的自然創作，卻缺少轉變風氣的積極性，也無法形成宋詩的主流路線，然而宋詩中自然寫作部份是十分豐富的，散文化的文體影響宋詩寫作，雖在詞的強大壓縮下，蘇東坡、王安石、歐陽修、黃庭堅、陸游等人，波瀾壯闊，變化多端，如行雲流水一般卷舒自如，使得自然神韻流露。

蘇東坡〈惠崇春江曉景〉：

竹外桃花兩三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蒹蒿滿地蘆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註18〕

跳躍著自然界的活景，將春江曉景寫得栩栩如生，緊抓住自然界的景物特點，使得春江一景呈現出亮麗活潑的自然意象，自然之摹刻，由此跳出。

陸游入蜀的溯長江而上，沿路徜徉山水名川，以其實際體驗，寫出對秀麗山水之感受，受田園、山水自然景物的樂趣，擅長描寫自然界，其擁有熱烈感情，發之於情，頗具豪宕奔放的風格，雖寫自然，但用於猿鳥悲鳴、天風江浪、草草中原、憑弔傷今，常出現情景交融之人道及愛國主義思想之陳現。

陸游〈柳橋晚眺〉：

小浦聞魚躍，橫林待鶴歸，閒雲不成雨，故傍碧山飛。〔註19〕

獨立呈現一幅，池林、雲山之自然景色，給予一份小品的溫馨活力，自然界和諧之意味，涵蘊於詩中。

〈毛詩〉序云：

〔註16〕 姜濤《中國文學欣賞全集》，台北莊嚴出版社，頁7509。

〔註17〕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77，頁652。

〔註18〕 徐績選注《蘇軾詩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頁164。

〔註19〕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台北學海書局，1986，頁786。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註20〕

詩中常藉景表情，自然詩中常藉自然景物來表達內心的情意，毛詩序中言及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乃有情與景中，更表現出意境而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乃提出抒情爲心志之作用，尙書：「詩言志，歌永言」。宋代之嚴羽以禪論詩，使詩有於重情趣，而主「妙悟」，但至明代有復古之風盛行，明史中稱李夢陽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此種崇古之道，很容易淪入模擬、抄襲的泥沼，因此明代李夢陽又主張：「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註21〕，其自然之主張乃是一種平樸及和諧之意。

宋代楊萬里師法自然，詩風形成自己獨特之風格，其創作文字活潑自然、融入口語、俚語，具想像力，擅長捕捉自然景物，加以擬人化之寫作，使詩中能生動而有新意。

楊萬里俏皮新穎的筆調有如〈戲筆〉：

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
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註22〕

詼諧風趣中帶出自然詠物都有所諷刺，詩意清新盎然，讀來了然於胸壑。

明代詩文由開國大老劉基首創寫景幽秀後，承繼著自然寫作詩亦是不少，劉基詩作，以古樸、豪放見長。

劉基〈感懷〉其三：

結髮事遠遊，逍遙觀四方，天地一何濶，山川杳茫茫，眾鳥各自飛，
喬木空蒼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竚立望浮雲，安得凌風翔？

〔註23〕

由自然景物，藉景懷古，到情緒滿懷之感傷，反映現實，其詩溫柔敦厚，清新脫俗，頗有自然寫作之風味。

接著明詩眾家並起，台閣與茶陵詩派競秀，前後七子的擬古運動，抒發性靈不拘俗套的公安派到竟陵的追求「幽靜單緒」和「孤行靜寄」，結果卻無法達到「樸素幽真」的境界。到明末詩文卻產生了許多山水園林小品，自然

〔註20〕 盧景商《毛詩序》的詮釋系統及價值問題，輔仁大學學報第十五集，1999.10，頁203。

〔註21〕 盧景商《毛詩序》的詮釋系統及價值問題，輔仁大學學報第十五集，1999.10，頁203。

〔註22〕 王忠林等《中國文學史初稿》，台北福記文化出版，1985，頁654。

〔註23〕 同上註，頁875。

寫作受到十分重視，延續對破碎山河的一份依戀懷舊的寄託。以明末阮大鍼門生鄭露一首〈洞庭酒樓〉為例：

落日洞庭霞，霞邊賣酒家，晚虹橋外市，秋水月中槎，
江白魚吹浪，灘黃雁踏沙，相將楚漁父，招手入蘆花。〔註24〕

自然詩作中常有清妙脫俗，不食人間煙火之味十足，而魚吹浪與雁踏沙，在那烽火之際，暫得心靈之解脫之層面。

中原板蕩，明鄭發兵赴台，金門盧若騰〈島噫詩〉最能表達抗清復明，捍衛國土之況，〈島噫詩〉中「小引」云：

詩之多，莫今日之島上若也。憂愁之詩、痛悼之詩、無所不有，無所不工。試問其所以工此之故？雖當極愁、極憤激之時，有不自禁其啞然失笑者，余竊恥之！島居以來，雖屢有感觸吟詠，未嘗作詩觀；如痛者之呻，哀者之哭，噫氣而已。錄之赫蹄，寄之同志」。異日有能諒余者曰：「此當日島上之病人哀人也」。〔註25〕

當日兵荒馬亂，政局不穩，人心惶惶，更爲文人帶來莫大震撼，於是有「台灣萬里外，此際事紛紜」慌亂之感，而時代變化中，台灣古典詩詞正記錄這個紛亂的時代而成爲詩史。連雅堂自少年時期即有志於編纂歷史之工作，而當《台灣通史》撰寫完成後，繼續編輯《台灣詩乘》，乃意以「詩史」來彌補通史之不足。

《台灣詩乘》連橫自序曰：

《台灣通史》既刊之後，乃集古今之詩，刺其有繫台灣者編而次之，名曰《詩乘》，子輿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則史也，史則詩也，余撰此編，亦本斯意。〔註26〕

連雅堂先生藉著《詩乘》來達到以詩補史的目的，更仔細來採擷，選錄各家詩集及編排，同時也獲得無數的啓發。對於明末以來所發生的戰役，及當時風俗民情之詩均一一收錄，有關各種自然現象、黑潮、颶風、地震、海吼及各地景觀之陳現更是此研究之重點。雅堂在詠花木、大自然之景物及其他動植物詩時，均能顯現物象精神，借物暗喻，或烘托入情，或發抒國論，融入詩情，皆非純以自然寫詩。今探究古典詩之自然寫作，將以對

〔註24〕 同上註，頁920。

〔註25〕 盧若騰《島噫詩》，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4，頁3。

〔註26〕 連雅堂《台灣詩乘》，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2，頁3。

自然寫作的吟詠，渡台海峽中之悲歌，及台灣各地八景的寫作張力，來彰顯對這塊土地的認識與認同，由對台灣自然風物之描寫中，能夠深入探討居住台灣文化的內涵，也帶動對台灣整個島嶼的關注，斯土斯民，我們長在這塊土地上，對此能有深入的認同，乃以台灣古典詩中自然寫作的研究，來瞭解古代及現代對台灣生態研究所留下的痕跡，以及藉自然寫作來論及國事、社會、民間疾苦以爲諷誦者，希望能夠深入探討分析台灣古典詩的內涵。

第三節 台灣古典詩的定義及研究範圍

針對台灣古典詩的定義乃在於歷代相承使用漢語所創作的傳統詩，不同於五四運動以來所使用「白話」創作的詩，同時台灣文學係指先後居住於台灣地區的本島居民，包括有漢語系的閩南人、客家人及其他使用漢語的外省人，和使用南島語族的原住民、平埔族，台灣文學中，有口傳文學及使用文字創作的文學，但書面創作的文學創作，大都以漢語爲主，少部份以日文創作者，則以有翻譯成漢語爲主爲討論之範圍，同時也包括台灣本地及中國大陸來台的遊宦作家，有關台灣古典詩的作品爲主，時間以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西元 1895 年前爲限）。

本文討論範圍以二個時期：（一）明鄭時期（西元 1661 年至 1683 年）（二）清領時期（西元 1683 年至 1895 年）。

明鄭時期所蒐錄之自然寫作詩，其詩中所指地點，各家尚有所爭論，然爲存台灣古典詩之真貌，將錄之以待來人確考，求其真。

日據時期及光復後之台灣古典詩，則因探討範圍關係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第四節 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釋義

「自然」一詞：辭海解釋（一）猶天然也。《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今科學上謂凡出於天然，不假人工造作者，皆曰「自然」；如言，自然物、自然界、自然力。（二）無勉強也：《晉書》〈裴秀〉傳：「生而岐嶷，長蹈自然」此言行動，《陳繹曾詩譜》：「謝靈運以自然爲工」此評詩文。又如唐李延壽《南史·顏延之列傳》引鮑照語：「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舖錦列繡，亦雕績滿

眼』。」〔註27〕

顏崑陽先生於「自然」一詞提出三點：

- 一、非人爲之客觀物質世界，即一般所謂「自然界」。
- 二、物物各自己如此之生化或存在。
- 三、無造作之心靈境界。

而中國所謂「自然」，常指後二義，此二義又非截然無涉，必主體心靈自然而不造作，然後能觀照物物各自己如此之宇宙自然秩序，而主體之自然心靈，亦可視爲人之自己如此的各觀真實相，故中國思想上，這主客二義之自然，其終極必合而爲一。〔註28〕

「自然」指的是包括宇宙間所有非人爲造作的現象，是屬於物質的層次，即爲自然的景物，即大家所指的「自然界」，物物各自己如此之生化或存在，應該是指「宇宙」的自然，或「道」的自然，「自然」意指「自己如此，不由外力」，不由外力談道，談心靈的境界，是爲抽象的精神層次，即自然意識，這些形而上的存在，象徵著最高，最值得來追求的境界，「道即自然，自然即道。」兩者皆被歸爲一體。而另一種是指人類自身以外的物質世界，包括整體的自然界和個別的自然物，那就是外在的世界與外在世界的各種事物。其所指的「自然」和人類形成相對的名詞，「自然」是不經人的造作，和人類有相互的區隔。

自然一詞，目前學界探採用自然界的「自然」觀點加以討論，乃在於自然然而，不由外力的意義加以延伸而來。

自然寫作的定義王家祥曾說：

凡以大自然爲母體，用優美動人的文句，發人深省的哲思，記錄自然中的生命型態，人與自然之間或整體的互動……。〔註29〕

王家祥認爲以大自然爲母體中自然界的寫作而成自然文學，又稱荒野文學，有保自然之雅趣的意味，同時前人雖未有新時代的「自然生態」科學之觀念，然在他們實際的生活中，目睹了各種自然生態變化，並用古典詩的傳統形式來加以記錄，這些文學作品，即是過去台灣自然生態，幾百年來最好的保存實錄，因此我們有系統的來加以分析探討，對於現今的本島人民，透過文學的敘寫，去探索過台灣的自然生態現象，更爲現代自然生態的參考，可以瞭

〔註27〕唐李延壽《南史》，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34頁881。

〔註28〕顏崑陽〈自然〉，《文訊》第十九期，1985年，頁310~312。

〔註29〕王家祥〈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和台灣土地〉，台灣時報，1992年8月28~30日，19版。

解過去，以蠡測未來，自然寫作的詩作，更爲日後環境維護及保護生態重要的啓示，以古鑑今，更是最佳的比照。

第五節 台灣古典詩中自然寫作的特質

台灣古典詩創作者在明鄭前期，係偶然機會到台灣地區者，因台灣位居中國邊陲地帶，常於「海外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的境界，故能真正能踏上台灣本土的人並不多。明鄭以前有荷蘭人及其眷屬，爲統治階層，及另一被統治的族群，漢人及原住民，逮及鄭成功遷台後，大量文化人漸漸進入台灣，經營文化，爲台灣古典詩的創作擴展版圖，清朝治理台灣初始，亦以防止事變爲首要考量，派到台灣的官吏大都不想連任，任滿即回，台灣地區俗語：「三年官二年滿」！官府即再遴選來台接替的人選，所以「三年一運，好壞照輪」是當時爲官的心態。因官吏本身負有文化素養，且具教化的任務，更創作許多台灣古典詩。宦遊文學大量的帶動台灣古典詩的風尚，成爲台灣古典詩創作的作者群。

明鄭初期在台灣擔任教化的人士，大都是明代的遺民，明末唐山政局變亂，有些人士爲避戰亂而流寓台灣，即設帳授徒，推展台灣文教，如沈光文以對文化的喜愛，初結茅羅漢門後再流寓到台南永康新化一帶，與季麒光設東吟社於嘉義，成爲台灣文學的始祖。

盛成曾云：

台灣之教育，實始自沈公教學蕃社始，繼荷人而教以漢字也。而台灣之文獻，始於沈公之台灣輿地圖考，成於荷治時代。台灣之賦，始於沈公之台灣賦，亦當起草於荷治時代，成於延平之死後。台灣之詩始於沈公之寄跡效人吟，亦成於荷治時代。〔註30〕

明代遺臣陸續到台灣約有八百餘人，其對台灣文教影響可想而知，連雅堂先生於台灣通史中曰：

台灣當鄭氏之時草昧初啓，萬眾方來，……我民之奔走疏附者兢兢業業。〔註31〕

〔註30〕 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266。

〔註31〕 連雅堂《台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年，頁479。

社會教化事業，終有人大力推行，台灣古典詩中創作紮根之工作後，於清朝治理後，本土科舉的出現及台灣開拓中必須有人力來執行，因此官吏、士紳、商人、通事、墾戶漸漸的聚集，整個社會的結構也越加緊密。有經濟能力者必須招募經師開班授徒，以培植後進，由科甲管道而提高到士紳的階層，文化也漸漸由其中不斷的湧入，美國學者 Prasenjit.Duara 提出權力文化網(culture nexus of power)〔註 32〕此種多層次等級的組織由家庭、小集團，到整個官府中，有地方士紳，有官方組織，導致整個社會結構出現權利的文化圈，再加上科舉引導鼓勵，詩的創作綿綿不斷而出。

對於台灣古典詩自然寫作在地域上，及創作素材，表達形式上均有許多獨到的特質。尤其是台灣歷經史前時代、新、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層，考察古籍中所載之台灣，至有正式文獻記載的荷治明鄭時期以來，透過文學的記載，來探索過去台灣的自然生態現象，更能夠映出歷史的走向，及台灣古典詩在自然寫作中獨有的特質。

台灣本就被西人讚美 稱為美麗之島 (Iluha Formosa)，《史記·秦始皇本紀》：

海外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贏洲仙人居之〔註 33〕

「蓬萊」「贏洲」被視為神仙所居的地方，而由內地來的文人常將台灣視為蓬萊、贏洲，例如林黎先生曾撰《蓬壺擷勝錄》，描寫台灣各地之風光。各地來台官員驚喜的看到台灣美麗的自然現象，其詩作將台灣視為「仙島」，如姚瑩（台灣知縣）著：台灣行

生平常怪方士言，蓬壺方丈贏海間，
謂是大言誑人主，世豈真有三神山？
幾年入宦來台灣，東過滄海窮烟瀾。
扶桑枝紅掛朝日，珊瑚樹綠充庭藩。
澎湖時時出琪樹，高者盈尺聲璆然。
四時花樂開未歇，夏梅春桂冬桃蓮。
長年暄暖無霜雪，老死不著棉裘氈。
山中之人木末處，下者亦在蒼崖巔。
食無烟火況炊爨，男女赤足垂雙環。

〔註 32〕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出版社，1999 年，頁 36。

〔註 33〕司馬遷《史記》，台北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乾隆武英殿影本，頁 123。